

我和诗人海子是同乡，都是安徽怀宁人。他的家，在如今县城所在地高河镇附近，一个叫查湾的村子。海子本名查海生，十五岁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但他为人所知，还是因为他是个诗人。北大当年有三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2006年，那一年是“中俄文化年”，我受邀去哈尔滨与几位俄国作家开一个对话会。中方作家里就有诗人西川。此行是乘火车，所以一路上我们时常谈起海子，更确切点，是谈到他的死。传闻中，海子是因为失恋而轻生的，我不大相信。西川说，原因很复杂。但同时他也说“那个女孩，海子挺在乎”。

大约是1988年秋天，我在合肥与海子见过一面。当时他是回家探亲，返程途径合肥，便由合肥的一位同行陪着来我寓所见面。或许因为初见吧，他显得有些拘谨，并没有过深的交流。毕竟行当不同，我只说，在《十月》上看到过他的一首长诗，甚至还记得其中“血还给母亲，肉还给父亲”。他说：太阳。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太阳》。后来我才知道，海子计划要写的是一部大诗，题目就叫《太阳·七部书》，诗剧体，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上个世纪80年代，无论是小说界还是诗歌界，都具有探索的精

神。小说界出现了“先锋小说”，而诗歌界则出现不少长诗，比如杨炼的《诺日朗》《敦煌》、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等，这些诗歌都在追求宏大叙事。海子自然也在这一阵营之中，可以感觉到他当时追求“大诗”的愿望，是相当的强烈。不难看出，海子的《太阳·七部书》是受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影响。西川说，海子是极为推崇歌德的，他认为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的诗歌传统，称得上世界级的文学。但是西川又说，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六十年啊！这项工程，对于年轻的海子，其实是艰巨而耗心血的。

合肥的那一次简短的交谈，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女儿潘萌才一岁多点，哭闹得厉害，但是来了生人，孩子就不哭了，好奇的大眼直盯着海子。海子就说：我抱抱。我就把女儿递给他，看得出，他是喜欢孩子的。

这是我们唯一的见面。这以后我开始关注海子，只要期刊上遇见他的作品，我都会读。其实我对诗歌是外行，真正读海子的诗，是在他死之后。死这一事实，扩大了海子和海子诗歌的影响。

1989年3月的一天，我在江南的芜湖。当时是在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家喝

茶。忽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那一次陪同海子来我家的那位诗人打来的，他说，海子死了，今天在山海关卧轨……

我听着就感觉头皮发麻，手脚冰凉，耳朵里响起的就是海子的那两句“血还给母亲，肉还给父亲”。我记不清当时在电话里自己说了些什么，或者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我有些难过地告诉了边上人，说海子去了。大家都很愕然。原本的谈话也就此中断，一阵沉默让那间不大的屋子显得十分空洞。我忽然对朋友说：我想作一幅画。朋友很快便从艺术系教师那里借来了笔墨和纸，就在他家的餐桌上，我画了一幅《风雪夜归人》。在场的人都知道，我在以这样的方式哀悼着刚刚离世的海子，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图景。我没有说什么，我什么也不想说。但这张画，留在了朋友家里。

十五年后，潘萌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光转角处的二十六瞥》，其中一章写到了海子的死：

在我看来，他的死亡本身就是其诗性的一次绽放，一次成就，山海关的一跃，本身就是诗歌。

今年3月26日，是海子

辞世29周年。

已经回到故乡的我，在这个阴晦的上午，再次想到了年轻诗人的死。我们是同乡，我为家乡能出现这样一位天才的诗人感到骄傲。这一天我原本是打算去海子墓前看看的，跟他聊几句，但是据说市里和县里的文化机构已经安排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祭奠活动，我并不喜欢这样的隆重与热闹，海子也该是不需要的。于是，我再次拿起了一管毛笔，画了这幅《纪念海子》。和二十九年前一样，我依旧是画下一片苍茫的雪地，但是行走的那个渺小的身影，已经不再是归，而是去——那是行者的背影，一意孤行，渐行渐远，然而即使他走得再远，也不会走出我的梦境。

我要画下以梦为马的诗人和远方。

我要以一片圣洁代替一场惨烈。

昨天，我便将这幅画贴到了“朋友圈”里，很多朋友转载了，并一同转载了上面这句话——“以一片圣洁代替一场惨烈”。

海子，我喜欢闲时读读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在那边可好？

2018年3月27日，于泊心堂

方，路就荒了，人就自然少了。所谓的人退草进。好像这个世界，哪里都不会被浪费，被遗忘，只是他们不愿去发现这浅显的真相。还好雨是如一的普惠众生的。

不久之前的一天，我醒得很早，就没办法再次入睡。寻思着，既然睡不着，倒不如出去走走。

一个人的行走，是行走在一条发现的路上。朦胧的夜色，寻不着一丝的微明，沿着老城河堤的江畔静静地走着。这个时候树枝梢头传来一阵阵欢快的鸟叫，它们真叫健康，想怎么叫便怎么叫，除了它们，好像一切都是睡着的。它们占据着这破晓前的整个世界，我只想是一个过客，像看电视里的纪录片一样不去打扰它们。一只飞到另一只的枝头，啄着羽毛，扯着翅膀，玲珑娇小，周身丰腴饱满。似打闹，又似调情，这个夜，真不知道有多少贪睡的虫儿成了它们的美味佳肴。没人可以懂啾啾窃窃里，蕴含了多少的喜悦和哀愁。好像天一亮，它们就

会默契地消失，我经历了这美好的一瞬，有这一瞬也就够了。我在跳动的旋律中，回味着跳动的身姿，眼前浮现出自己十几岁时跳着秧歌舞的情景。万籁俱寂的此刻，似能听见血管里不断加速的怦然悸动。远处，江里已经可以看到几个老渔民，撑着竹筏，头上顶着一盏亮晃晃的渔灯。他们难道也是睡不着的人吗？平静的水面，被几个筏子切割得支离破碎，波光闪闪。东边天幕挂着的月还未下去，和渔灯在江上争着光辉。

我祖父也是一个精于打鱼的人，那时候我还是江边蹒跚学步的女孩，一晃，我又蹒跚来到了这个地方，江里的忙碌依然。故人的轨迹又在江面上绘就一幅栩栩如生的春江打鱼图。如果可能，会不会有一只当年的漏网之鱼，还躲在这片江里，将60年的故事和我一一述说。我不愿相信祖父是离开了我，

我知道他只是去更远的江里打鱼了，他还会回来，带着满载的收获，吆喝着从我童年唱到耄耋的那支渔歌。一代人有一代人逃不出的宿命，打鱼选择了祖父还是祖父选择了打鱼，再也得不到考证了，但是那些经他打捞的鱼却是真实撑起了我们这个家。也许我们早就是和这星江的水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渔民的竹篙从水里离开水面的时候，篙头泻下一颗颗闪着荧光的水珠，像是河神的泪，我看到了她的眸子，她的笑眼。祖父说，“瑶姿啊，你要知道河神她就在河底住着，保佑着我和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有你，都是她的孩子。”河神住不住在河底我不清楚，我知道祖父一直是那个保佑着我们的河神。

天色驱赶着夜色，一切的鸟鸣、渔歌、雨滴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江上来来往往的竹筏，就在这一疏忽之间，隐匿的无踪无影了。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

月光城 散文

潘军

纪念海子